

青年 QINGNIAN
文摘 WENZHAI

时光绘

飞蛾在入火的瞬间，已经忘了天长地久
这一场烧灼爱情的虚荣浩劫
埋葬了斑驳迷离的过往
遗落了兆载永劫的悲伤

A Sentimental Love Story

途 经 爱 情 的 忧 伤

城府与纯善，裹挟与隐忍，背叛与仇恨
两个留学异国的女孩，在彼此交错的爱情路上悲喜无常
向《别了，温哥华》的致敬之作
《途经爱情的忧伤》再创留学文艺的新高度

穿越过爱情的国界线，
抚摸那一抹无奈的忧伤

中国青年出版社

途
经
爱
情
的
忧
伤



A sentimental love story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途经爱情的忧伤 / 刘小欧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53-0556-1

I. ①途…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17332 号

途经爱情的忧伤

作 者 刘小欧

责任编辑 侯庚洋

策划编辑 一 航

文字编辑 吕 晶

视觉指导 李俏丹

版式设计 谢 滨

出 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 址 www.cyp.com.cn

发 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

电 话 (010) 5735037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君旺印装厂

规 格 70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140 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53-0556-1

定 价 19.8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57350337

Contents 目录

A sentimental love story

- 第一章 一封告别信 / 005
- 第二章 借宿修道院 / 008
- 第三章 突然的自由 / 020
- 第四章 我要做你的唯一 / 032
- 第五章 四月宝贝儿 / 049
- 第六章 得意忘形 / 061
- 第七章 东窗事发 / 076
- 第八章 走投无路 / 087
- 第九章 摊牌 / 098
- 第十章 玛丽安得了抑郁症 / 114
- 第十一章 想要和你牵手 / 123
- 第十二章 谁的儿子 / 131
- 第十三章 一条短信 / 140
- 第十四章 看着你幸福 / 151
- 第十五章 何飞归来 / 161
- 第十六章 新的男友 / 166
- 第十七章 幸福在哪里? / 190

第一章 一封告别信

八月中旬的一个下午，白花花的太阳毫无遮拦地照着卡勒姆小城，一个身材中等，穿白色吊带裙的中国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疾步走在马路上，像是要甩掉烤人的太阳。那条白色 Etam 亚麻吊带裙非常合体地衬托出她窈窕的身姿，在疾步行走中，额头微微冒出晶莹的汗珠。她微皱着眉，脸庞白净、清淡，眼神的流转中透出一丝妖媚。

不多时，婴儿车里的孩子动了起来，想必是在小车里坐久了感到疲乏，他用力地伸展着胳膊、腿，同时嘴巴一瘪，发出一阵似哭非哭的挣扎声。

女人蹲下去哄他，口中讲着法语。这是罗伯特对她和孩子提出的唯一要求，罗伯特认为法语是世上最高贵的语言，尽管他自己不会讲，但这孩子一定得会讲。琳达在这点上完全听从了罗伯特。

琳达就是这个女人的英文名字，她的中国名字叫向林珊，这会儿是刚从幼儿园接了孩子回家。

向林珊推着儿子终于拐到了一条阴凉的小街上，这才放缓了脚步，也放松了心情。

卡勒姆小城安静，美丽。每条街巷每个角落都像是公园一般，都有一份美丽值得入镜。这是几年前刚刚到卡勒姆时向林珊发自心底的感慨，现在，还有一个星期她就要带着儿子和罗伯特一起离开卡勒姆了，这几天收拾着行李，心里不仅对小城生出了些许留恋，更有一种难过的情绪笼罩在心头，她想起了一个人，一个她曾经对不起的人，一个让她想起来就再也放不下的人，在离别在即的日子里，她忽然想见见她，这种愿望一日强似

一日，可是，她不知道她还在不在卡勒姆。

晚上，哄孩子睡觉后，她终于在邮箱里找到了顾安仪的信箱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不长的信。

安仪，你好。

很久没有联系了，不知你还在不在卡勒姆，过得还好吗？

我这个周末就要离开卡勒姆市去波兰了，我上个月已经和一个波兰人结婚，我希望生活从此能安定下来，想到这点我就很开心。

我在卡勒姆市生活的这六年中，一直都在挣扎，我早已感到筋疲力尽，做梦都想离开这个地方，可现在真的要走了却又生出十分不舍。我常常回想起刚来的时候，也就想起了你，给你写信是因为在过去的这几年里，我对你时时怀着愧疚，也许你现在还在恨我，我没有怨言，可我还是想将这封信写给你，希望你看完它。不管你怎么想，我心底里还是当你是朋友，我会时时为你祈祷，愿上帝祝福你。

我周末就要离开了，不敢奢求你祝福我，但是我希望你一切都好，生活如意。

向林珊

2008年8月20日

随后，她就热切地等待，盼望能收到她的只言片语。她自己也奇怪怎么会突然眷恋起顾安仪来，也许是因为要离开了吧，就像人之将死。

她等了七天，直到她离开的前夜，她都没能收到顾安仪的回信，看来顾安仪至此都不能原谅她，她也只能带着遗憾离开了。

卡勒姆的最后一夜，向林珊心绪复杂，既想着顾安仪，又忧虑着今后未知的生活，彻夜难眠。

第二天上午，向林珊带着孩子和罗伯特坐上了远行的火车。

火车沿着蜿蜒的轨道一路奔驰，罗伯特就要回到久别的家乡，而孩子则带着对陌生地方的好奇，两个人都兴高采烈地看着疾驰而过的窗外的风景，只有向林珊脑海里还在翻腾着过去的一幕幕，所有经历过的人和事，此时仿佛约好了一般，拥挤在她的脑海中，那段散落在卡勒姆城的时光，永远无法挥去。

向林珊又想起了顾安仪，她的不原谅，让林珊难过不已。曾经有一段

时间，向林珊和顾安仪是亲密的姐妹，互相分享着彼此的喜怒 哀乐；也曾经有一段时间，向林珊是顾安仪痛苦的源头，人们对向林珊的每一句议论都在无声地撕扯着她的心，在那一段时间里，她们都迷失了自己。

列车员过来查票，向林珊前面座位上的女孩正和朋友聊得开心，对突然微笑着站在面前的列车员没有思想准备，更一时想不到车票放在了哪里，她站起来在包里和衣袋里快速地翻找着，那副狼狈样子一下子就让林珊想起了多年前使馆门前的顾安仪。

那是她们第一次见面。

那天使馆门前办理签证的人和发放各种小广告的人一如既往的多，和男朋友天没亮就赶到了使馆门口的向林珊看着不停被人群挤出队伍的顾安仪既尴尬又无助的样子深感同情，她悄悄塞给了顾安仪一张纸条，那是早到的人私下排的号。

顾安仪站在了向林珊的背后，两个人做过自我介绍后，向林珊也把自己的男朋友何飞介绍给了顾安仪。三个人聊了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都是要去同一个学校的，兴奋又激动地互相留下了联系方式。

向林珊就这样带着对顾安仪的回忆去了异乡。

然而就在她离开的当天，顾安仪才看到她的信，在经过了困惑和震惊后，顾安仪平静、礼貌地给向林珊回了信，算是为这件事画上一个句号。可是，往事并不如烟，向林珊留给顾安仪的回忆也同样是沉重的。

她们回忆的起点都是绿树掩映、人头攒动的使馆门口。自那天起，三个人便密切联系起来。不知是什么原因，向林珊和何飞先拿到了签证，于是早顾安仪一步到了卡勒姆。

第二章 借宿修道院

卡勒姆是欧洲内陆的一个古老小城，漫步在城里的大街小巷，随处都可找到一两座百年历史的建筑。这里没有大工厂的嘈杂，却处处洋溢着青春的活力；这里没有隐居地的孤独，却充满着远离尘嚣的宁静。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留学生们使这座古城生气勃勃。

然而向林珊和何飞到来的时机并不好，邻近开学，房子不好租，加之他们没能够事先租好房子，就计划到了卡勒姆后两人先找旅馆住下，然后再找房子，两个人乐观地认为只要人到了当地就什么都好说了。

到达的当天，他俩按计划去找旅馆，可是当何飞将住宿费换算成人民币后吃惊得好一阵没说出话来。他悄悄将林珊拉到一边，低声地说：“太贵了，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吧。”

“现在能有什么办法？不住旅馆就住大街上去！”向林珊走累了，想坐下来休息，不愿再到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

何飞舍不得花这么多钱，劝她说：“这家太贵了，说不定人家看我们初来乍到敲诈我们，我们再找别家吧，不能当冤大头。”

向林珊留恋地看了一眼旅馆前台，满心怨气地跟着何飞出去了。

两人在街上寻找着便宜的旅馆，看门面装饰得豪华的何飞就拉着林珊不进去，走了几条街后，终于找到了一家很不起眼的旅店，要不是向林珊看得仔细，何飞险些就走过去了。

“就是这家了，多少钱都住！你要不住你走，我可走不动了，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后，又走了这么多路，何飞，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么受罪？”

向林珊站在旅馆门前不肯再挪动半步。

何飞无奈，只得说：“好吧好吧，进去问问吧。”

两人拉着行李来到前台，询问了价钱，虽然这家比前面的便宜了一点，可何飞还是不愿意承受，此后的生活还是未知数，他觉得应该精打细算。看了一眼向林珊，向林珊正傲然地仰头看着别处，他知道这回是不可能带她离开的。就试探着问那个一直面带微笑看着他们的接待员：“我们是刚来这里的学生，可不可以给个打折价？”

女接待员依然笑容满面地说：“很抱歉，我们这儿不能打折。”

何飞嘟哝了一句：“太贵了。”惹得向林珊狠狠瞪了他一眼，在这个接待员面前她觉得丢脸死了。

女接待员看何飞犹豫不决的样子，就说：“如果你们觉得住旅馆贵，可以住到修道院去，那里只收极少的费用。”

何飞忙问：“修道院在哪里？”

接待员说：“在城外，你们得坐公共汽车去。我给你写下地址。”

接待员飞快地写下了修道院的地址和乘车路线，何飞不停地感谢，接待员又叮嘱说：“修道院只提供暂时住宿，你们还是得自己租房子去。”

“好的，我们知道了，谢谢你！”何飞拉着向林珊就走，心想只要能暂时有个缓冲的时间，他会尽快找好房子的。

向林珊非常不高兴，一路都在抱怨何飞小气，从机场到卡勒姆城不到一个小时的车程，这么短的距离能花多少钱？可何飞就是不愿意叫出租车，坐公共汽车兜兜转转来到了市区，累得她浑身酸疼，就想尽快躺到旅馆舒适的床上，可是这会儿又要奔波去什么修道院。她一点也不愿意住到修道院去。何飞因为省下了一笔钱，心中暗喜，任向林珊怎么抱怨，自己老实承受，也不搭腔。

向林珊一路撅着嘴来到了修道院门前，不过一在修道院里住下，向林珊很快就高兴了起来。

圣乔治修道院坐落在城边的坡地上，那里是一片青翠开阔的草地，四周林木环绕，一条蜿蜒的小河从修道院旁流过，透过林木的空隙远望，可见起伏的山峦。此处环境幽雅，向林珊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

自从住到了这里，修道院后面的草场就成了向林珊每天散步的好去处，也使得每天散步成了她的习惯。向林珊喜欢散步，倒不是她有着温柔而向往自然的情调，恰恰相反，她无拘无束的性格在这里得到了尽情的发挥。

有时候，她会走过草场，走进那片浓郁的树林里去。深秋时节，林中撒满落叶，层层落叶覆盖了林间崎岖的小路，向林珊心情振奋，探险一般地，用脚步试探着，找到一条路。落叶被她踩得喳喳作响。她一直往树林的深处走去，浓密的树木变得稀疏，几棵核桃树出现在她面前，球形的果实还没有成熟，包着一层黑绿的外皮。向林珊在附近找了一根干树枝，奋力朝结着果实的核桃树枝上抽打，随着“啪、啪”的声响，七八个核桃落到了地。她在落叶丛中捡起核桃，高兴地回来找何飞。

这是他们到卡勒姆后第一次感到快乐。因为没有合适的工具，两个人费了好长时间，才把八个核桃剥开。核桃有些涩，清有余而香不足，他们不住地咧着嘴巴，又看看彼此被染得黑绿的手指，哈哈大笑。

何飞很少会陪她一起出来，因为绝大多数时间何飞都在四处联系找房子，或者干脆待在房间里，初到举目无亲的异乡，让他产生了很多生活上的忧愁，心情沮丧，他感到他们正经历着从未经历过的生活磨难，无法理解向林珊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怎么还能够表现得如此无忧无虑。

每次向林珊拉他出去玩的时候他都会拒绝。眼前的处境无疑是何飞没有预料到的，但向林珊的心中却充满了对未来的期望。一个下雨的夜晚，何飞占着房间里仅有的一张桌子看书，林珊则靠在床头静听着窗外唰唰的雨声，看样子雨下得很急。

她听了一会儿，若有所思地问何飞：“你说我们什么时候能有像我表姐家那样的一栋带游泳池的房子住啊？”

一句话触动了何飞心中的郁闷：“哼！”何飞鼻子里哼出一股冷气，“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还想别墅呢！”

向林珊瞪了他一眼，轻蔑地说：“你就是没志气！没听我表姐说在国外住别墅不是什么难事吗？只要有工作。”

“那也要有工作，有收入啊。现在，我们有什么？像你这样天天四处瞎转，不想点正经事，永远也住不上别墅。”

向林珊更加不高兴了，瞪着眼对何飞叫道：“何飞，你是不是男人？你要我去找工作挣钱啊？你干什么去？”

“我也不想住别墅啊，只要能赶紧找到房子，随便什么样都行，我就满足了。”

向林珊又鄙夷地说：“你这人就是没出息，大事不想，总在一些小破事上纠缠，你急着找房子干吗？我们又没露宿街头，不用急着找房子，我们住在这里费用很低，很合算的。”

“可是，人家只答应我们住到这个月的月底啊。以后怎么办，你怎么不想想呢？”

“能拖就拖，这是修道院，我们实在找不到别的住处他们也不会把我们赶到街上去。你看那个神甫多和气呀，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何飞只好无奈地叹口气，在他眼里，没有租到自己的房子前，蓝天白云青草地，一样都提不起他的兴趣。

向林珊有自己的想法，修道院只收极低的住宿费，免费提供早餐，多好啊！这样的便宜多占一天是一天；可何飞却认为这样的生活很不安心，他希望尽早找到自己的住房安顿下来，准备好好读书。

两个人常常为此事争论不休。

阿尔伯神甫经常笑眯眯地在一旁看着这两个年轻人争执。

一个细雨濛濛的早上，何飞吃过早餐就催促向林珊跟他一起进城去。前几天阿尔伯神甫帮他们在市区里找了一处小公寓，和房东约好了今天上午去看房子。

向林珊看了看外面的天气，懒洋洋地不肯出门。她建议何飞打电话推掉约会，理由是天气不好不便出门。何飞不同意，向林珊也不再说什么，索性躺回到床上，像是有意和何飞唱对台戏，一边拉过一条毛毯盖在身上，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下雨天，睡觉天。”何飞见她如此这般，气愤难当，将几天来的怨气一股脑都发泄了出来，两人又轰轰烈烈地吵了一架，最后何飞懊恼地抱怨说：“我们出门在外，有事为什么不能两个人一起分担？你看你现在，不仅什么也不做，而且还和我吵架。”

向林珊猛地坐起身，冲着何飞喊道：“是你自己非要出国的，还拉着

我跟你四处奔波受苦，要不是你，我正在家过舒服日子呢！”

何飞气得没了言语，怒视林珊良久后，一转身重重摔上门，一个人气冲冲地出去看房子了。

心情不佳，看房子的時候也有些心不在焉，阿尔伯神甫好心提示的几条注意事项，他因无法集中注意力也没想起几个，向林珊的吵闹责怪却一直在脑子里盘踞，后来竟被折磨得有些精神恍惚。

房东看着他的样子，疑惑地问道：“这个房子你还满意吗？”

“啊。”何飞努力定了定神，又环视了一遍这个小房间，该有的设施都有了，便说，“好的，我租了吧。”

签合同的时候他又想到了向林珊，是否要和她商量一下呢？可是一想到早上她的态度，分明就没把找房子的事情放在心上，和她商量她又能说出什么呢？说不定又惹一肚子气，何飞断然打消了这个念头，毫不犹豫地合同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房子目前是空的，签了合约马上就可以入住。终于可以搬出修道院了，何飞放下了心中的包袱，感到一丝轻松。

回修道院的路上，雨停了，太阳也出来了。不远处的修道院在雨后清新中少了几分肃穆，多了几分柔美。何飞的心情畅快多了，这一带的风景真的很迷人，难怪向林珊那么喜欢。想到向林珊，何飞的心里又多了些隐隐的忧愁，他没想到刚刚出国两个人就开始吵架。他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了——自己自作主张地签下了合同，一会儿见到她不知又会有什么反应呢？

回到修道院他们的那间小屋里，向林珊的表现让何飞如同坠入了云雾里。

见何飞回来，向林珊表现得非常兴奋，关切地问他出去的时候淋到雨没有？那个地方好找吗？

何飞闷声说道：“还行。我把房子租下了，没来得及和你商量。”

“没事没事，你看着合适我就没意见。你休息一会儿吧，我去找阿尔伯神甫借厨房用下，给你煮包方便面，加个鸡蛋吧，好吗？”说着她拉开了行李箱，拿出他们带来的方便面。

向林珊的态度较之早晨不知转了几个一百八十度，看着她离去的背影何飞痴痴地发起呆来，真觉得撞见鬼了。

出去不大一会儿，向林珊便端进来一碗面，递到何飞面前说：“好了，快吃吧。跑了一上午，累了吧？吃完你睡会儿，我收拾东西，我们什么时候搬呢？”

“当然越快越好，明天就搬吧。现在房子已经是空的了，房东问还要不需要再打扫一遍，我说不必了，我们争取明天晚上就不住这里了，早点搬过去心里踏实，你看住在这里用厨房都不方便。”说罢何飞低头吃面，出去了大半天他真觉得饿了，急急地吃过几口后，又带着些满意和遗憾继续说道，“住的地方总算有着落了，就是小点儿。”

“没关系，够我们俩住就行，出门在外嘛，就得克服一些困难。”

何飞此时不光对自己的眼睛产生了怀疑，也开始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如果自己不是在梦中就是眼前的向林珊被施了魔法，总之两个人中得有一个不正常。

“你干吗这样看着我啊？”向林珊笑着问，“快吃饭啊。”

何飞说：“你简直像变了一个人，突然这么通情达理了，我不习惯。我才离开一个上午的时间啊。”

“人家本来就是通情达理的嘛！我这几天心情不好也是因为房子的事情着急啊，你别生我的气。”

向林珊还想解释，何飞却把她搂在了怀里，他是一个大男人，也并不想她跟着自己受苦，这几天他自己的态度也不好，也不能全怪向林珊。

何飞在完成了找房子的这件大事后人也随之变得自信宽容起来，对向林珊重新焕发了爱的热情，就像桌上的那碗面，汩汩地向外冒着热气。

只一顿饭的工夫，何飞便发现向林珊的善解人意不过是雨过天晴后心情变好了的缘故。

午饭后她赖在床上不起来，问何飞是否陪她出去玩，不出去她要睡觉了。何飞诧异地问：“你不是说收拾东西吗？怎么又要睡觉了？”

“我的东西在外面的不多，就几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到时候一兜就走了。你的东西你收，谁让你拿那些破书出来的，拿出来你也没看多少，装

腔作势！”

何飞一想确实没必要这么急着收拾，两个人知道在这里不过是暂时的，只有简单的用具在外面，走的时候拿上就好了。

“那好吧，你愿意睡觉就睡吧。不过你最好看看书，很快开学了，或者你到外面走走，熟悉下路，方便以后生活。”

向林珊说：“我们现在在郊外，你让我熟悉什么路？进城去不要花公交车的钱啊？马上就要搬到城里了，到时候再熟悉也不迟啊。”

“你就是懒！”

见向林珊已经躺了下去，何飞不再言语，他顺手拿起一本书在床围坐下来看，没看几分钟忽然想到了顾安仪，随口问道：“不知道顾安仪拿到签证没有？”

向林珊正迷迷糊糊地要睡去，被吵醒了，没好气地嘟哝道：“你少操点心吧！”

何飞想起几天前曾给顾安仪写过一封信。“她肯定已经回信了。”他想着。他很想去看看她都说了些什么，可惜要上网得去找阿尔伯神甫。用别人的电脑他不习惯，更不愿意开口求人。“还是再忍几天吧，到了自己的住处就好了。”他这样安慰了自己后，便把顾安仪的事儿放到了一边，思索起他自己以后的事情来。

第二天早餐过后，一转眼向林珊就不见了，何飞在房间里等得不耐烦了，正想去跟阿尔伯神甫告别，却见向林珊和神甫一起走了过来。她向他招着手说：“快点，把箱子都拿出来，阿尔伯神甫开车送我们。”

何飞稍一迟疑，转身进屋拉行李箱，向林珊也随着他进了屋。“我们把箱子拉到院子里，神甫去开车了。”

“是你让他送我们的？”

“不是我还有谁？你以为我也像你那么傻乎乎的，就知道出死力气？一句话的事嘛，早跟你说了阿尔伯神甫很好说话的。”林珊得意地晃着头说。

何飞笑着说：“你行！我真不好意思向他开口。”

向林珊白了他一眼，不屑地说：“不开口你就自己受累，你忘了我们来的时候拖着行李从机场坐公共汽车过来时的情景了？累死我了，我可不想再受那份罪了。”

有阿尔伯神甫开车相送，这次搬家自然既快又轻松。阿尔伯神甫将他们送到公寓楼下，搬下车里的行李就回去了。向林珊扶着箱子仰头观察起这栋公寓楼来。第一眼就让她不满意，没有任何风格的一栋建筑，历经多年的风吹雨打，墙体灰暗、陈旧，林珊立刻拉长了脸，心里不停地埋怨何飞——他们一路过来见到满大街都是漂亮房子，何飞怎么就偏偏选中了这里？

外面已经很糟糕了，林珊希望里面能别有洞天。随着何飞走进了属于他们的那间小屋后，向林珊心里的那一点希望彻底破灭了。她更觉得心堵得难受——房子小得超出她的想象！她没有数字概念，看不出这间屋子有多少平方米，房间里只有一张比单人床宽一点，但也绝称不上双人床的一张木床靠着右侧墙壁，床的对面是一张带两个抽屉的长形桌，何飞已经把电脑摆在了上面，剩下的靠近门的地方有一个洗手池，洗手池的旁边立着一个窄窄的书架。这些简单的陈设，占去了房间的绝大部分空间，剩余的地方，两个人要侧身过。待到熟悉了楼上楼下的环境后林珊不由得撅起了嘴，心中郁闷极了。

何飞见了问道：“怎么，你不满意吗？你不是说能住就行吗？”

向林珊恨恨地瞪了他一眼，吵着说：“你急着搬出修道院就为了这么一间破房子？这和修道院那间屋子有什么区别？房租还贵了 两倍！”

“住修道院不是长久之计啊。”

“住这里就是长久之计了？这下好了，这么一间小屋要长久地住下去，你多安心啊！”

“我没说永远住下去啊，我只租了一年。”

“一年还短吗？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在这里，告诉你，我要是被闷出病来了，你得负责。”

“这里无非就是睡个觉，我们以后白天要去上课，要去打工……”

“什么？你还要我去打工？何飞，你可说过要好好照顾我，不让我吃苦的啊，这么快就忘了？！”

何飞没有忘，他的确说过这样的话，可是说这话的时候他们都在家里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好日子。出国了自然一切都不一样了，可这话何飞不敢说，在向林珊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他只感到理屈词穷，他明白避

免争吵的好办法就是干活。他尽量表现出忙忙碌碌顾不上答话的样子，留林珊独自躺床上生闷气。他接好网线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邮箱。

顾安仪的信安安静静地躺在他的邮箱里。

何飞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扭头看向林珊，观察是否还在生气。

她皱着眉躺在床上。

何飞笑着走过去坐在她身旁，讨好地说：“还生气呢？我知道这里条件不好，可是便宜啊。我们初来乍到的，还不知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要节俭。等我们以后有了收入就换好一点的房子，好不好？”

“哼！”向林珊坐了起来，“我看在这个城里找不出比这更破的房子了，你真讨厌，让我出来跟你受罪。”

“都是暂时的，你忍一忍啊。”

事已至此，不忍还能怎样？向林珊心里明白，嘴上却对何飞说：“你可说了是暂时的啊，我等着你给我好的日子了。”

何飞点点头，又装作不经意地说：“对了，顾安仪来信了。”

向林珊吃惊地叫着：“真的？我看看，我看看。”

顾安仪信里高兴地告诉他们拿到签证了，很快她就能和他们见面了。

“咦？她怎么不给我写信却给你写信呢？”向林珊看完信盯着何飞喃喃地说。

女人的小心眼让向林珊颇费了几分钟的时间，待搞清楚顾安仪先前给她写过信后，心里这才坦然了许多。

“她向我们讨建议？”向林珊沉思片刻跟何飞说，“我们也才安顿下来，能有什么建议给她呢？我先给她回信吧，问问她定下来哪天过来没有。”

何飞忙说：“好吧，你回吧。”

何飞和向林珊搬过来一个多星期之后，一天向林珊见隔壁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此房间出租，面积二十平方米，有独立的卫生间和厨房，每月租金二百六十欧元，联系人就是向林珊他们现在的房东。

向林珊现在对独立的卫生间、厨房非常敏感，看了这样一条招租启示眼馋得很，虽然房间也不大，却是一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房间，她埋怨何飞说：“都是你，偏要急着搬出修道院，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那个房